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 清修 主编

中国佛教与唐代禅宗

伍先林 著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清修

副主编

圣凯道坚戒清黄夏年

中国佛教与唐代禅宗

伍先林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与唐代禅宗/伍先林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11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清修主编)

ISBN 978-7-5188-0132-9

I. ①中… II. ①伍… III. ①禅宗-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254 号

中国佛教与唐代禅宗
伍先林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310(编辑部)

策划组稿：黄夏年

责任编辑：范振涛

版式设计：高秋兰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38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132-9

定 价：48.00 元

总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

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

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

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屆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中去,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的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

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Contents

目 录

001 / 总 序 朗 宇

- 001 / 《维摩诘所说经》思想探微
- 019 / 道安与中国佛教
- 037 / 大势至菩萨信仰与中国净土教
- 056 / 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
- 068 / 从菩提达摩到六祖惠能
- 101 / 神秀的禅法思想
- 118 / 试论《坛经》的教学精神
- 131 / 论慧能《坛经》的不二精神
- 155 / 神会的禅学思想特色
- 176 / 试论马祖禅的教学精神
- 190 / 石头希迁大师的回互禅
- 209 / 百丈怀海的透三句禅法

- 228 / 南泉普愿的禅学思想
244 / 大珠慧海的禅学思想特色
272 / 宗密的禅教融通思想
292 / 论赵州从谂的禅风
323 / 汝仰宗的禅学思想
348 / 黄檗希运的禅学思想
367 / 临济义玄的禅学思想
418 / 论云门文偃的禅风特色
453 / 楚山禅风浅议
468 / 虚云与看话禅
486 / 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
503 / 真禅法师的佛学思想
- 521 /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已出书目

《维摩诘所说经》思想探微

《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三卷,或称《维摩诘所说不思议经》、《不可思解脱经》等,姚秦鸠摩罗什译,此经前后共有三种译本。除罗什译本外,还有吴支谦译《维摩诘经》三卷(或作二卷)和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六卷,三种译本除风格不同外,意思大体相同,其中又以罗什译本影响最大。此经阐发大乘佛教理论,贬斥小乘佛教,在佛教大乘经典中很有典型性、代表性,《维摩诘所说经》是三论宗所推崇的重要经典。从此经中我们可以发现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一些重要线索和规律。本文主要依据罗什译本,对此经的主要思想作一初步探索。

成就众生

此经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乘佛教基本的精神原则。经中提出,建立佛土、成就佛果是不能离开众生,离开众生则不能成就佛国净土、佛果,要

认识、成就众生才能成就佛果，如经中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而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①

为什么成就佛果要不离众生，成就佛果要通过成就众生才能实现呢？《维摩诘所说经》认为，这是因为佛果的根据就在众生之中，就在众生的各种烦恼尘劳邪见中。所以当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时，文殊师利答：“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患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人为种，七识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有佛种”，并进一步解释道：“若见无为法入正位者，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种子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②

经中还说道，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之为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③

故而，此经强调佛教的宗教实践活动必须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认识众生、成就众生或度脱众

^①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38页。

^② 同上，第549页。

^③ 《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53—554页。

生。以《维摩诘所说经》为代表的大乘经典自我标榜智慧比小乘佛教要广大,如经中维摩诘对富楼那说:“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发起以小乘法”,“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①要知众生根源或认识众生才能成就众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以众生烦恼为根据的。因此,此经批评早期佛教说:“譬如根败之士,其于五欲不能复利,如是声闻诸结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益,永不志愿。”“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所以者何? 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正使声闻终身闻佛法力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意。”^②

早期佛教包括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大部分派别都认为社会人生是苦,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而摆脱苦痛的根本途径,是远离世俗,超脱世间,趋归涅槃。这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宗教哲学,《阿含经》以及部派佛教的一些著作都体现了这一宗教哲学,这种宗教哲学是通过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和十二因缘、四谛等一系列佛教特有的概念分析表达出来,并成为以后佛教各派的理论基础。把这一宗教哲学付诸宗教实践的一派即头陀行者。头陀行者要行“阿兰若”(“远离”)法,远离世俗,远离城镇、村落,住地家间或树下或露天,不许居于房室和其他有遮蔽处,只能穿“衲衣”(用人们委弃的破衣缝纳而成),只能乞食,不许自做,只能日中一食且不得吃饱,以种种苦行磨炼自己。(见求那跋陀罗译《十二头陀经》)“头陀”(Dhuta)的本义也是抖擞烦恼,离诸贪著,苦行是他们修行的方法,故世俗称他们为“苦行僧”,头陀行者与居住于城镇、村落的僧人必定会在宗教实践方式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产

^① 《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41页。

^② 《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49页。

生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了决定佛教将来发展方向的问题。

本来,佛教第一次分派的“吠舍离结集”就是由于对宗教实践方式看法的不同而产生的。那是佛灭一百一十年前后,吠舍离的比丘违背原有教规,出现向人乞钱的现象,西方摩偷罗以耶舍为代表的比丘们反对这种现象,他约集两地的长老们对这一行为作了判决,认为要钱是犯戒的,这样,佛教就根本分裂了。坚守原来教规的少数有地位的比丘成为上座部,而另外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被称为大众部,这一说法出于南方巴利文佛藏中《论事》(Kathavatthu)等所传,比较合理。北传梵文《异部宗轮论》(Samayabhedo paracanacakra sāstraeanaeakra)所说与这一说法不同,认为佛教根本分裂是由于对大天五事看法不同而引起的,这一说法有一定问题。但其中所叙述的还是基本上反映了佛教分裂后各种派别思想和实践的分歧,如其中反映大众部等派的思想倾向就是贬低阿罗汉,贬低二乘,认为阿罗汉还有五种缺失(即大天五事: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人、道因声故起),而佛则是全智全能的,大众部还抬高菩萨的地位,所谓菩萨,就是追求佛位,而不满足于阿罗汉果位的佛教徒,并且“一切菩萨不起欲想、悉想、害想。菩萨为欲饶益有情,愿生恶趣,随意能住。”从上座部中发展出来的说一切有部等派则认为“佛与二乘解脱无异”,“应言菩萨犹是异生,诸结未断”,“异生”即凡夫之意。菩萨当即就是不满意于行“阿兰若”苦行法的头陀行者而产生的一批代表革新思潮的佛教徒,他们要求佛教要面向世俗世界,面向社会。

大众部抬高面向社会大众、追求佛位的菩萨,而不满足于头陀行者追求的阿罗汉果,反映了居住于城镇、村落的僧人之要求。他们在处理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复杂矛盾关系中,代表了佛教发展中要求佛教面向世俗社会的革新方向。大乘佛教主要即是从大众部

这种革新方向中发展出来的。说一切有部等派则认为佛与阿罗汉的解脱境界是一样的，阿罗汉的境界即是最高境界，与此相应，他们贬低面向社会大众的菩萨，认为他们和凡夫大众一样，没什么高超之处。说一切有部代表了佛教发展中要求保持传统的一个方向，大乘佛教兴起后，佛教中代表这种发展方向的派别仍大量存在。大乘佛教将这种保持传统的派别称为“小乘”或“二乘”，大乘佛教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小乘佛教中而逐步得到发展的。

一开始出现的大乘经典是般若类经典，般若类经典强调佛教要面向社会众生，要救度众生，后来的许多大乘经典如《法华经》、《华严经》等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的基础上，《维摩诘所说经》也就是以般若思想为指导思想而成立的。

《维摩诘所说经》既然提倡众生烦恼是如来种，要认识、成就众生才能成就如来种，所以它必然提倡要深入众生，认识众生根源，大乘佛教的菩萨如何才能真正深入众生根源中呢？《维摩诘所说经》认为，菩萨首先要发三种心：直心、深心、菩提心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此三心为前提，发起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之心，而四无量心又只有通过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这六种宗教实践方法才能实现。六度中的“戒、定、慧”三项属大小乘各种派别所共有，而布施、忍辱和精进这三项则属大乘的创造，这三项是大乘深入众生的宗教实践所必需的，能实行六度等宗教实践，则能回向佛果的境界，能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于一切法方便无碍则成就众生，成就众生即是成就佛果或佛国净土，如经中说：“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其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

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①

经中认为，菩萨成就佛国时，通过大乘佛教宗教实践而被认识、成就的众生则属于此菩萨的佛国范围之内，如经中说：“直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谄众生来生其国，深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是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三十七道品众生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②

归根结底，菩萨通过大乘佛教宗教实践方法而超越、度脱和成就众生是对众生烦恼的内在否定和超越，总的说来还停留在主观意识的范围内，六度等宗教实践只是对众生一切烦恼实行内在超越、否定的手段，只要菩萨能对一切众生烦恼内在超越，那就成就了菩萨净土，能对众生烦恼实行内在超越、否定，则心得清净，如经中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③

经中还用维摩诘生病的事例说明大乘佛教深入众生、超越众

^①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3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生烦恼、成就众生的原则。经中说道，维摩诘以多种方便深入众生、饶益众生，并以方便现身有疾，因而以身疾广为众生说大乘佛法，又对文殊师利说：“菩萨疾者以大悲起，”“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①又说：“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②

总之，《维摩诘所说经》一开始就提出了大乘佛教佛果不离众生烦恼、成就众生即是成就佛种的基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大乘佛教建立了不同于小乘佛教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

无住为本

大乘佛教成就众生的原则有什么根据呢？或者说为什么成就众生烦恼即是成就如来种呢？《维摩诘所说经》认为，这是众生的本体实相所决定了的，经中说，首先要看到众生的种种现象是虚幻的，如经中维摩诘对文殊师利说，菩萨应观众生如观水中月、镜中像、水上泡等，即应认识到众生是虚妄不实的假相^③，同时还要透过现象、假象看到众生的本体实相。如经中维摩诘对优波离说：“一切众生心相无垢”，“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焰，如水中月，如镜中

^① 《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44页。

^② 《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39页。

^③ 《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第547页。